# 正文：

第一章

林觉民从梦中醒来。

他睁开眼睛，环视了一下房间。房间没有开灯，光线很暗。他抬头看了下窗外，夕阳正在把夏日当天的最后一丝阳光洒进来，天边飘满了暗红的高积云。

似乎感受到一丝丝凉意，他从床上下来，脱掉被汗水浸湿的短袖，走到床边，想贪求一丝黄昏的凉意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手机却响了。

林觉民回头从桌子上拿起手机，按下了接听键。

“觉民，所里有事，回来一趟！”

“嗯”

林觉民挂了电话，看了眼手机，绿莹莹的屏幕上显示今天的日期：2005/09/01。他合上手机盖子，扔到桌子上，大剌剌地脱掉裤子，慢吞吞地走向洗手间。

同一时间，在距离林觉民住处不远的月半湾，新海市的高等学府——新海科技大学，正在举行物理系的开学典礼。

大礼堂里灯火通明，音乐声震耳欲聋。舞台上跳舞的女生个个妆容精致，翩翩起舞的身形彷佛出笼的鸟儿，舞台下的物理系学生也都因为这些而情绪高涨。

周归璨坐在他所在班级位置区域的最边上，视角被柱子挡住一半，而且他也对这些不感兴趣。他低头看了看手机，刚才的一个电话令他惶恐不安，因为来电机主是他的父亲，在他刚准备接听的时候，那边却挂断了，等他再次打过去，却无论如何也打不通了。

他愣愣地看着手机，然后给母亲发了一条短信，却没有回复。他咧嘴笑了笑，认为自己胡思乱想，于是转头看向舞台。突然，一阵属于女性的欢呼声从身边传来，他侧头看去，发现是四五个女生。

几个女生满眼星光地看着舞台中央，周归璨顺着那些灼热的目光看过去，发现舞台上的是自己的一个朋友——张其怀。

舞台上高大的青年面容隽秀，唇红齿白，身着一套合体的黑色西服，右手牵着一个身穿浅蓝色晚礼服的女生，刚刚在舞台上站定。女生却是周归璨不认识的，他看到青年轻轻地弯下腰，优雅地对台下鞠了一躬，又引得台下女生一阵尖叫。

周归璨又低下头，思绪又回到刚才的电话，这时候他身边的几个女生开始窃窃私语。

“好帅啊！我没说错吧。”

“确实好帅啊，我要去追求他！！“

“得了吧，人家有女朋友的，你没听传闻吗？“

“可惜了，只有我们仨，宿舍另一个同学为什么现在还没报道呢？“

“谁知道，也许是没买到车票也说不准！“

周归璨冷眼看了这些女生一眼，想到这些女生似乎是刚入校的学妹，但他并不感兴趣，他又拨通父亲的电话，通了，却没有人说话。

周归璨突然感觉到内心一阵冰凉，头上的冷汗一下就冒了出来，他把手机塞到了兜里，向礼堂门口走去，他要回家一趟。

林觉民出了门，走在大街上，天已经黑了下来，街上人却多了起来。他匆匆走着，汗水又从他头上溢了出来。十分钟后，他走到了河海区公安局月半湾街道派出所附近。

在旁边一个小胡同吃了一碗馄饨以后，他来到了派出所里。只看到服务台后面坐了一个胖胖的警察，正是所长刘胜民。林觉民轻咳了一声，刘胜民才从低着头看报纸的状态跳脱出来，他扶上老花镜，说，“又有小混混打架，你去给他们做笔录去吧，有个见了血，正在旁边老朱那里包扎”。说着拿出一个表格，上面是那几个人的姓名信息。

林觉民不多言语，走向走廊旁边的审讯室，边走边看表格。只看到第一个名字，他就愣住了。

林安堂

字迹的笔锋虽然很凌厉，但隐隐能看出是来自于女性的手笔。

林觉民笑了笑，没想到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与你见面，不过这也符合你的一切。

审讯室两张板凳上，一共坐了三个人。左边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，个头都不高，两个人头皮都刮得青亮，身上的衣服似乎有灰尘，脸上有些青淤，看到林觉民进来，他们俩双双轻蔑地看了一眼，哼了一声，低下头看着地面。

右边坐着一个少女，身高约有一米七左右，身上的着装偏男性化。下身一条松垮的牛仔裤，上身肥硕的牛仔服，看不出体貌特征。从没有牛仔服遮盖的地方，才看出女性化的地方，与肩平齐的短发，前面的刘海并没有像一般少女那样修剪整齐，而是零碎的散落在上额，快要完全遮盖住眼睛，凌乱的发型下面是一张清秀的瓜子脸，脸很小，似乎要被整头黑发淹没。左脸有少许血迹，但看不出伤口，似乎是打架时候被她的敌人蹭上的。她的眼睛一直望着对面的墙壁，眼神涣散。

林觉民盯着少女看着，脑子里思索着怎么跟她对话。突然，少女看向了林觉民，她的眼神中充满了鄙夷，但随之就变成了疑惑，她又低下了头。林觉民默默地在手中的表格上将第一个名字，林安堂，改成了，林安瑭。

“来，都说说怎么回事？”

两个青年对视一眼，没有吭声。少女则是冷哼一声，说，警官，我能不能抽支烟。林觉民宽容地笑笑，点了点头。少女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香烟，拿出打火机，按着滑轮划了几下，却没有火焰出来，少女脸色微微一变，将烟又收入兜里。

林觉民站了起来，他当然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。他拿起表格，写了一些东西，将表格递给林安瑭，说你可以走了。说完他便走出了审讯室。

刘胜民看他出来，就问，事情弄完了？林觉民没吱声，自顾走向外面。

出派出所右转五百米，林觉民来到了有名的大排档一条街，他在街口随后拉了一条椅子，坐下来，摘下眼镜，手扶着额头，思维努力的发散着。

这里是新海市，对于林觉民极为熟悉却又极为陌生。林觉民是一个作家，或者是写手。一位知名的作家曾说过：

文学形象的塑造过程有一个最高状态，在那种状态下，小说中的人物在文学家的思想中拥有了生命，文学家无法控制这些人物，甚至无法预测他们下一步的行为，只是好奇地跟着他们，像偷窥狂一般观察他们生活中最细微的部分，记录下来，就成为了经典。原来文学创作是一件变态的事儿。至少从莎士比亚到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都是这样，他们创造的那些经典形象都是这么着从他们思想的子宫中生出来的。但现在的这些文学人已经失去了这种创造力，他们思想中所产生的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残片和怪胎，其短暂的生命表现为无理性的晦涩的痉挛，他们把这些碎片扫起来装到袋子里，贴上后现代啦解构主义啦象征主义啦非理性啦这类标签卖出去。

林觉民第一次知道这些概念，恍然大悟。他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尝试，但终究不能成功。他开始狂躁和痛苦，他明白自己的心理症结在哪里，却不知道如何去解决。他日夜无法入睡，将自己心理症结的起因和诱因糅合，终于创造出一个新海市的世界。

这里的所有一切都是虚无飘渺的，都产生于林觉民的思维。然而如同上文所说，林觉民只是个参与者，他设定好人物，但并不知道会产生什么。知道如今，他也不知道这个故事会如何结局。

林觉民揉着脸，心里冷笑，自己的世界难道就是真实存在的？什么是真实？什么是虚拟？你的记忆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爱与情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真的。

“警官，借个火。“